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獨手巧 二、電光中瞥見一條黑影飛過

跟著空中電光連閃，雷聲大作，便有狂風暴雨打將下來。一看燈光來路，乃是一個年老山民提著一盞燈往道旁土窯門外走去。忙即追上，剛喊：「老丈，可有地方容我暫避風雨？」話未出口，手指大的兩點已隨狂風迎面打到。當時週身水濕，逼得口張不開，耳聽老頭急呼「快些進來！」手臂已被抓住，同往門內走進。就著燈光一看，乃是一座天然崖洞，中經人工開建出好幾間洞室，地勢頗寬，黑沉沉的。

沈鴻忙把挑擔放下，正要開口，老頭已先笑道：「我們這裡傍黑即睡，因近日天熱，我多吃了一點生冷，半夜跑肚，前往解手，不料被你尋來，總算湊巧；否則，這裡前不靠村，後不靠店，決想不到崖下還有人家，一個把路走錯，到了低凹之處，遇見雨後山洪，就不送命也夠受的。」

「這裡雖非正路，卻是人山採藥人必由之路。老漢在此設有幾間店房，專供他們寄宿、存放藥材之用。現正旺月，今夜客人不多，貨卻存了不少，還有兩間空著。此時夜深，兒女家人均已入睡，待我把你引往房內，脫下濕衣，我喚他們起來燒水，可還要煮點吃的麼？」

沈鴻忙道：「我山行迷路，十分饑渴，半夜驚擾，心甚不安，明日行時再行補報，多給店錢罷。」老頭聽到末句面色微沉，更不再說，提燈領了沈鴻穿往隔壁房內。雖是土崖挖成，內裡洞室也頗乾淨涼爽。靠壁一炕，旁有木桌，老頭把燈留下，說了句「就是這裡，我喊人去」，轉身就走。

一會，忽聽入口門外有人叩壁和低語之聲，待了一陣不見人來，沈鴻身上已然濕透，仗著夏天衣服易換，便把衣包打開，且喜外有油布，衣服未濕。換上乾衣，回顧箱子綁得好好，原樣未動，饑疲交加，無心細看。

這等山村土店用人不多，此時必在燒水，深更半夜，到處漆黑，人都睡熟，恐被吵醒，不便呼喊。一見炕上鋪有草蓆，還有一個木枕，忙即臥倒，耐心等待。不料饑腸雷鳴，口更乾渴，實在難忍。剛一下炕，打算呼喚主人，先討一點水喝，忽見暗影中閃進一個壯漢，端了一瓦盆熱水和一把缺嘴瓦壺放在桌上，轉身要走。

沈鴻燈光之下見那壯漢十分雄健，赤著上身，兩臂虯筋蟠結，頗有力氣，板著一張臉，似乎有氣，以為深夜投宿驚其好夢，心中不快，忙賠笑道：「這位大哥慢走，我還有事奉煩。」壯漢轉問何事。

沈鴻這半年多學武未成，每日常受閒氣，已成習慣，不以為奇，反覺深夜荒山，又遇狂風暴雨，如非有此一家土店，何處安身，忙又賠笑說道：「我因夜間迷路，無處投宿，行至此間又渴又饑，加上天降大雨，十分為難，幸蒙那位老丈收留，十分感謝，深夜驚擾，還望不要見怪。」

壯漢見沈鴻詞色謙和，面色漸轉，答說：「我們父子雖然在此開店多年，因非正路，除卻每年必到的老客，向例沒有外人登門，對於錢財多少也從不放在心上。既已容你進門，有事只管說話，無須客套。」

沈鴻一面取碗倒水急飲，聞言答道：「腹饑思食，深夜不便，無論何物，冷熱均可。」

壯漢笑答：「今夜真個奇怪，客人任走何路均不應到此，便是遊山的人，不應孤身文人自挑行李，又是這等餓法。」

沈鴻便說：「由少林寺出來天色已晚，想尋本山一個朋友，把路走錯。」

壯漢轉問：「這一帶並無人人家，除卻幾座大廟，只有兩個採藥人的窩鋪，客人外路口音，怎會有人相識？」

沈鴻想起何昌也自稱是採藥人，忙問壯漢是否相識。壯漢一聽何昌之友，忽然滿面喜容，笑說：「如此說來尊客不是外人，等我把酒食取來，吃完再說，也許還有事呢！」說罷匆匆走去。

待不一會，端進大盤冷牛肉和鍋盔冷饅，還有一大瓦壺新燙熱酒。沈鴻知道山民生活甚苦，深夜之間竟會有此現成酒肉，好生奇怪。壯漢已二次走去，酒味甚好，牛肉也極鮮美，久不吃葷，又當餓極之際，吃得十分香甜。

正想獨手巧行時曾說，日後和尚不肯傳授武藝，可去開封和老河口一帶尋他。飲酒之前又說常往松林乘涼。明日看這店家如若可靠，便將行李寄頓，空身回往松林，等候他和王三。如不見人，再過兩日便照所說尋訪。

忽見壯漢又端了半只肥雞走進，似剛煮熟不久，又被人吃去了一半。跟著壯漢將雞放在桌上，把另帶來的碗筷取出，笑說：「我也餓了，牛肉原是日裡老客犒勞，剩有半鍋，這雞還是你來之後剛殺不久，等我喝上兩碗再和你說。」

隨將酒倒滿，問沈鴻酒量有限，便自顧自大吃大喝了一陣。然後把嘴一抹，笑道：「客人貴姓？怎會與我何昌三哥相識？有一位形似叫花、斷了一隻手的老前輩你可認得？」

沈鴻聞言驚喜交集，一問斷手人的形貌，正是前遇獨手巧，忙答：「何昌一見投機，相識已久。這位獨手異人今日才得遇到。自己本在少林寺習武，也為陪這位老前輩飲了半碗酒才被逐出，準備明日去往松林等候。大哥既然知道，如蒙指引，前往求見，感謝不盡。大哥貴姓？與這兩位相識可久？」

狀漢笑答：「我名魏強，那位獨手異人向來對人不說姓名，共只見到他兩面。何三哥是我家老客，去年我父子受人欺凌，蒙他仗義相助，這才成了至交。本來不知沈兄來歷，也是月初我往尋他，聽他說起你為人、志氣甚好。近年少林寺已經易不肯傳授外人武功，惟恐白受辛苦，徒勞無益。」

「知道獨手老前輩最喜你這樣人，想代引進，無奈這位老人家性情古怪，不知允否，不便向你先說，遲延至今。前數日由此出山，過時又對我說，已代求了數次，老前輩未置可否。我知三哥為人義氣，說到必做，他一個人獨往獨來，從不與人結伴，如不是你，還有何人。」

「可惜你進門時兩句無心之言把我爹爹得罪。我如早知是你，早就出來奉陪，也不致吃人的虧了。此時事尚難料，雖然這廝已走，許還能夠追上，我已看出好些可疑之處。你仔細回想，離廟以後途中可有什麼事發生？有無遇見一個穿黑衣的矮子和你為難？」

沈鴻剛答「沒有」。

魏強笑答：「無此便宜的事，你是一個讀書人，雖由少林寺出來，並無本領。看這廝行徑是黑道上的朋友，深夜荒山尾隨在後，方才匆匆進門，推說過路避雨，吃了一半，雨勢雖小，還未停點，不等天亮匆匆溜走，其中定有玄虛。偏巧我不在旁，我爹被他所騙，不曾喚我，人走才得知道。」

「先前我料他是想偷你，進門之後聽我兩人問答，以為是自己人，不敢下手，中途溜去，想等明日埋伏途中再行下手，便由他去，只和我爹說了兩句，把他吃剩的雞取來和你同飲。現在一想好些不對。」

「第一，你由少林寺到此，老長一段山路，孤身一人，決非他的敵手，隨時均可謀財害命，無須尾隨，也許見你雖無本領，終是少林寺出來的人，離廟太近，還有顧忌，不敢在近處下手，一直尾隨到了附近，正趕天變，黑地裡把你貴重財物偷去。偏巧天下大雨，無處躲避，望見燈光，來此投宿。」

「不料你已先到，才用黑話和爹爹談說。我爹為人忠厚，又吃恭維，被他說動，又嫌你不會說話，剛一見面便拿銀錢打動，心中有氣，將我喚起，丟下你不管，先去款待這廝。為了來人說是避一仇家追逐，餓了一天，還特意殺了一隻肥雞。」

「這廝也真狡猾，仗著一張狗嘴，花言巧語騙了許多飲食，借口仇人也許藏在附近避雨，欲往一探，分文不費，說了一套好聽話就此溜走。可笑我爹還說他探完對頭少時還要回來投宿，命我引來與你同睡，豈非笑話？你再仔細想想，路上有什麼動靜沒有？」

沈鴻忽想起寶劍無故落地，由此身後箱子便輕了許多，聞言生疑，過去一看，箱子原樣未動，用手一端，卻比前要輕得多，正

覺奇怪，魏強怒道：「果然這廝得手而去，方才明是來此避雨，還騙了我們一頓酒食，太已目中無人。如不迫上給他一個厲害，情理難容！」

沈鴻細一查看，果然後面箱角有一三寸破洞，箱板和刀切了一般，內裡金銀二百餘兩已被人偷去。想起身上幾兩碎銀已為獨手巧吃酒用完，行時氣憤，只換了一身褲褂，錢財全在箱內，今被偷去，分文皆無。前路尚遠，如何應用？

心正愁急，抬頭一看，魏強已然趕出，方喚「魏兄」，忽聽門外有人喝道：「你父子家住在此，如何與人結怨樹敵！此賊又有一點來路，不可妄動。此事我料有人出場，這廝平白丟人，徒勞無功，還是便宜。」

沈鴻一聽口音甚熟，心方一動，兩條人影已相繼走進，昏燈光裡朝前一看，不禁喜出望外。原來當頭一個正是以前挑水時所交樵夫何昌，拉著魏強一同走進，互相見面，好生欣喜。

一問來意，何昌答說：「方才我由山外回來，遇著陣雨，尋一山崖躲了一陣，想起魏老弟相隔甚近，雨也漸住，一時腹饑，冒著微雨趕來投宿。因防下面有水，由崖頂繞來，行至附近，恰值天上閃電，先瞥見前面有一黑影，其行如飛，馳往離此不遠樹林之中。」

「跟著便見魏老弟門前露出燈光，有一黑衣人走出，跑得甚快，去路也是樹林一面。我知魏老前輩在此隱居，也許還有舊日朋友來訪，既然送出，當非外人，只對前一黑影生疑，趕來詢問。剛一進門，正遇魏老弟說起失銀之事，所說後走黑衣人的形相頗似你們廟中同伴。」

「此人本是長江飛賊，現投少林寺，一半習武，一半避禍，化名唐秋，真名吳章，外號墨蝴蝶，又叫夜遊神，輕功甚好，再練有一手好暗器，魏老弟仗義拔刀原是應該，無如家居在此，少林寺清規雖嚴，但這班專為習藝的徒弟當其惡跡未著以前難免護短。」

「此賊又極陰險狡詐，黨羽甚多，何苦與他結仇舊聞沈老弟已蒙獨手老前輩垂青，並還因他被逐，斷無不知之理。先見黑影大是奇怪。我想此賊害人不成必害自己，且由他去。盤川我這裡有，沈老弟只管上路，途中必見分曉。」

沈鴻方在答話感謝，忽聽門外又有叩壁之聲。魏強忙要起身，吃何昌一把攔住，搶先追出，隔了一會不見人回。

待了一會何昌含笑走進，見面說道：「賢弟不必擔憂，像你這樣好人必能逢凶化吉，因禍得福。方才那賊乃你廟中同門飛賊墨蝴蝶吳章，因被對頭擒住，打了一頓，心中懷恨，投往少林寺學藝，欲報前仇，因其為人狡詐，善獻慫恿，事情本有指望。」

「不料昨夜他害你被逐之後，回廟不久遇見一人來訪老和尚，正是他的對頭。如在往日，廟中僧徒已各回房歇息。這廝為了害你，想起得意，正坐在前院乘涼，向同伴笑罵，致被來人聽出口音，走來窺探，看出是他，問知化名唐秋，在此學藝。對方原是一位成名英雄，與老和尚相識，路過來訪，無心相遇，只對他笑了一笑。」

「意欲等其武藝學成再作計較，並不當面言明，誰知這廝做賊心虛，惟恐洩漏，學武不能如願，還要吃虧。當你走時他原存心偷盜，假裝幫助捆紮行李，暗下手腳，將箱子破了一洞，想等人走中途，僧徒入睡，再行趕去偷盜箱中金銀。因被對頭髮現，覺著明早起來必有一場大辱，學武已是無望，連夜逃出廟來。」

「雖知不曾得過傳藝的徒弟只不另外生事，去留任便，廟中決不追究；一則投師以前便因惡名在外，恐事無望，未安好心，一肩行李而外並無長物，當夜又恐對頭警覺，追來為難，好在夏天，匆匆帶了幾件換洗衣服和廟外存放的兵器、夜行衣靠偷偷出廟，連夜趕來。」

「先不知你把路走迷，幾乎惜過。也是此賊該當受報，行至中途登高四望，見山路上並無人影，以為當時月光甚好，你一文人，路走不快，路程時刻早已算好。又知你終日未進飲食，挑著一擔行李，中途必要停歇，萬無追趕不上之理，怎會不見人影。」

「回顧少林寺那面也無動靜，正疑趕過了頭，也許人在來路不遠山峽之中，打算回身尋去。忽見前面林內有人挑擔走過，姑且追上一看，正是賣酒的王三。此賊口饞，時常背人向他偷買酒肉，本來相熟，問他半夜三更怎會還在外面。」

「王三答說日間那花子騙了老弟幾兩銀子，吃了許多酒肉，還不過癮，又令回家去取，就著今夜月明痛飲一陣。一時不察，貪做生意，回家連飯也未吃，又挑了一壇好酒，連同一些牛肉麥餅與他送去。花子力勸同吃，酒錢照算，一同吃完，方始分手。」

「隨說起老弟是個書呆子，方才曾由林旁往左面沿崖走去，如非尋人，路必走錯等語。此賊立時跟蹤追來，果然發現，兩次想要下手，均因月光大明，恐被看破。照著廟規，門人有過被逐，在未離山口以前，除非對方有意逗留，決不許人侵害。不敢當夜就謀財害命，打算再跟一段，如真不能暗偷，再行強奪。」

「搶了銀兩連夜逃出山去。恰值老弟走往一片樹林之內，立即趕上。乘著月黑天陰，巧用手法把箱內金銀全數偷去。恰巧天正雷雨，無處可避，欺你是一文人，即使看破也無奈他何，跑來投宿，進門便看出主人不是庸流，忙用黑話奉承，並說後有仇敵追趕，雨中饑渴，來此暫避，並求食宿。」

「魏老前輩聽他說得可憐，提起以前幾個老友又都相識，便留了下來，魏賢弟卻看他不慣。此賊到底心虛，對於老弟雖無顧忌，卻怕好謀洩露，主人必向雙方盤問，洩露真情，本就懸心，魏老前輩剛一轉身，便來房外偷聽，聽出魏賢弟已生疑心，和你又談投了機，便覺害怕，匆匆吃完冒雨溜走。」

「我方才聽人叩壁，便料決非此賊去而復轉，許與前見黑影有關，忙趕出去，果然所料不差。現在有好些話均難明言，少時只管安睡，包你珠還合浦，失而復得，還有好處。不過，你尋那人已於今夜起身，再回松林等他決遇不上。明早可自起身，照他所說沿路尋去，也許能有遇合。天已不早，我們睡罷。」

沈鴻聽出話裡有因，兩次設詞探詢，何昌均不肯說，魏強開口也被攔住，心想，何昌語氣真誠，人又熱心，所說明日珠還之言想必有望，否則口氣不會如此拿穩。難得主人也是如此盛意，只得謝了。

何昌隨令魏強入內侍父，自和沈鴻並臥炕上，又談了一陣，均是江湖上的行徑，問他明日之事卻是一字不提。沈鴻心想：江湖上人言行詭異，何、魏二人必是此中人物，故此不肯先說，也就不便多問，安心睡去。

沈鴻連日疲乏，病後初癒，睡得又晚，越發香甜，等到醒來，魏強正在一旁代為收拾行李。一問時候，天已傍午，何昌不見。魏強隨取二十兩散銀交過，說是何昌所贈，令沈鴻下午上路，天氣大熱，趕路不必太急，事在人為，前途雖然困難，堅忍地乾去終可達到目的，無須愁慮。

知他疲勞過度，廟中未明即起勞作，睡眠不足，正好借此靜養半日，事情多半有望，不必忙此一時，對於失銀之事一字不提。沈鴻自然不便詢問，細詳所說的話好些不解，問魏強，只將前言照說一遍，其他一問三不知，待客卻比昨夜還要情厚，午飯時做了不少的菜，乃父卻未出面。

兩次請見，均說我爹跑肚未愈，將來見面一樣，無須客氣，只得罷了。沈鴻急於趕往開封尋找異人，魏強把手一搖，去往門外解手，回來悄聲說道：「沈兄，你這人真好，酸秀才像你這樣的人頭次見到。你的心事已聽何兄說過，別的我不知道，只知有人看得起你，無論走往何方終能遇上，遲早如願。這熱的天，何必太忙！」

沈鴻暗忖，何昌昨夜曾說異人獨手巧業已離山，松林相見又有開封尋他之言，與何昌所說口氣相同，昨夜還叫我一早起身，魏強卻說何昌行時留話，改令下午起身，往開封城內走去，也許異人早來曾與相見，有什變故，恐我趕過了頭彼此相左，本意對方這等口氣，早日趕到開封，在當地等候終較穩妥，偏未說出一定地方，如何尋法？

自己前途茫茫，毫無主意。那獨手巧好些奇怪，何昌對他十分恭敬，必是異人無疑，莫如照他所說行事也好，便留了下來。

因開封城內不曾去過，心料昔年汴京帝王之都，地方必不在小，便問魏強去過也未。

魏強笑答，「沈兄不必多慮，你可由孝義縣原路走去，出山無論騾馬僱上一匹，最好單人上路，不要與人結伴。這二十兩銀子如要買馬，恐路費不夠用，我代你借上一匹好了。」

沈鴻問那馬如何還與人家，魏強隨由裡面取來二指寬一片上有火印的竹牌，交與沈鴻，笑說：「你出山之後，到了三官驛路北鎮店之中，將此火牌交與一個姓邱的，向他借馬必能辦到。到了開封城內相國寺旁，自有人來收去。」

沈鴻再三稱謝。魏強笑說：「你我自己弟兄，這算什麼？何足掛齒！本來小弟錢也方便，因知沈兄不久便有錢用，所以只代何兄送了二十兩，不客氣了。」

沈鴻才知那二十兩銀子也是主人所贈，好生不安，正要開口，忽聽隔壁有一女子在喚「二哥」。

魏強笑說：「舍妹怪我多口，我們誰也不許再提前事了。等太陽偏西，吃點西瓜，請上路吧。」

沈鴻越想越奇怪，因魏強不許再說，改談了一陣閒話，天已未申之交。魏強出去，取來一隻井水浸過的西瓜，一同吃完，便催上路，並說送往山口再行分別，沈鴻知他豪爽，不便推辭，於是一同上路，連繞了好幾個彎，翻過兩處崖坡，約行二十餘里，才到出山正路，魏強辭別回去。

沈鴻急於尋師，又見天色不早，恐錯宿頭，在山外小鎮上僱了一匹驢子，連人連行李趕往三官驛。尋到姓邱的，一說來意果然應諾，請沈鴻明早起身時隨意挑選，只把竹牌要過，領往上房安歇。